

大槐树与祖孙三代护树人

那人那风那海

李绍阳

连永升

在龙口市龙港街道土城子村,傲然挺立着一棵高大的古槐。这棵古槐高约12米,主干高4.5米,树围212厘米,三个主枝分别向东、西南和北伸展,冠幅东西15-16米,南北15-16米,树干并无中空,古槐长得枝繁叶茂,树龄约有200年。

关于土城子村名的由来,颇有些耐人寻味。土城子村原名“土马寨”,清道光21年(1841年),山东巡抚令黄县沿海村庄编练乡兵筑土圩子,圩子外有护城河,像一座土城,“土城子”因此而得名。后来,土城消失,但是土城子的名字却沿用下来。

弄清了村名的来历,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古槐的起源。相传,张氏老宅门前有小巷两条,一条是西南走向供村民外出劳作的小径,一条为南北向的村

道。两条路交会于宅前,形成一“剪刀巷”,张氏门前的空地比喻为“剪刀鼓”。山里磨匠来龙口送磨,多抄近路,其门前路人络绎不绝。有一天,一位南方来的阴阳先生路过,他在察看了剪刀巷后,告诉张氏主人,若能在剪刀鼓处栽下一棵槐,可保全家平安,并使周围百姓受益。张家主人听信此言,于大门外侧植下这棵祈盼和睦吉祥的槐树。

在土城子老人的记忆里,古槐庇护着村人走过无数载风风雨雨。古槐底下不仅是人们休憩纳凉的好去处,而且是全村人的精神寄托。无论春夏秋冬,大槐树周围总是一派热闹非凡的场面,扭秧歌的、唱大戏的、变戏法的、踩高跷的、跑旱船的、耍狮子的尽在这里登台献艺。

虽然昨日的喧嚣已化成作烟云随风飘散,然而,张家人

对古树的这份情感却历久弥深。古槐的主人叫张基松,他跟笔者娓娓道出了很多关于古树的故事。张基松说,多少年来,这棵古槐俨然张家的一员。由于张家三代人精心保护,古树躲过一次又一次“劫难”。祖父张守基年轻时闯关东,后来一直杳无音信,祖母张曲氏拉扯着孩子,生活十分艰难。1958年的一天,村里冲进几个年轻人,欲将此树伐掉,此事传到祖母的耳中,她撂下手中的活,急忙奔回家中,见有二人已将古树的一处枝干锯掉,急了眼的她当即从家中提出菜刀,坐在古槐下,厉声喝道:“今天谁要敢砍树,我就跟谁拼命。”那几个年轻人一见情况不妙,只好逃之夭夭。

张守基之子张常存对古槐也是一片赤心。张常存膝下子女六人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在那些清贫的岁月里,不少大车

铺的木匠欲出高价买下这棵槐树,都被张常存一口否决:“给多少钱,我也不卖,宁愿拉着孩子要饭……”临终前,张常存拉着子女的手叮嘱道:“这棵古槐是咱祖上一辈辈传下来的,就是穷死,也不能卖啊!”

先辈的嘱托言犹在耳,张基松夫妇利用房屋翻修的机会,将古槐围在自家院墙里,希望更好地保护古槐。可麻烦又来了,早些年,家鸡散养时,古槐虽招过哈虫,但其幼虫未孵化时就已化为家鸡的美食。近些年,哈虫开始猖獗,可家里早已不养鸡了。2006年那年,哈虫闹得凶,把树皮钻得到处是孔洞。望着古槐失魂落魄的样子,心急如焚的张基松夫妇四处求购杀虫剂,最后在黄山馆林业站同志的帮助下,总算把药弄到手,用针管注射到古槐的表皮深处,老树这才恢复了勃勃生机。

在烟台的海边度过了四年金子般的大学时光,如今将要离开,心中涌现出许多的不舍,不舍得那个始终没有再见面的人,不舍得那阵卷着雪花夹着尘土和眼泪的风,不舍得那片在沉沉的夜色中咆哮的海。

我依旧记得那天你从学校西门下车的场景,只是人面已模糊。我们谨慎地交流着,诉说着,沉默着,我们去了毓璜顶公园,瑶池的水是一汪碧绿的愁思,缠绕着两个情窦初开的青年。假山层叠,鹅卵石铺就的台阶见证了我们的不小心思。

如今只能用一句“可惜”来怀念过去。不想离开烟台,因为我害怕离开了之后,你就再也找不到我,天地何其广阔,只有烟台,这里是我们熟悉的二分之一的世界。或许多年之后我们会在别的城市相遇,可是那都是新的故事,过去只能属于回忆,属于你的城市,属于你的城市。

烟台的风总是能让人很快忘记愁绪,一年刮两次,一次刮半年,这是所有在烟台生活过的人对她的共同认识。烟台的风从不对她,猛烈而又尖锐,像刀子,像细针,刮骨入髓,掀起姑娘们的刘海儿,钻入裙底衣下,让人连连惊呼,将所有的不愉快都换成一句“好大的风”,忘忧,这大概是她骨子里的温柔之处吧。

最怕的是风夹着雪,扑面而来,冰凉的雪落在脸上瞬间融化,而刺骨的风又趁机而上,吹红了姑娘的脸颊,吹红了小伙的鼻尖。红脸颊的姑娘遇上了红鼻尖的小伙,或是嬉笑怒骂,或是情意绵绵,温柔的姑娘为心爱的小伙围上爱心牌围巾,而温柔的小伙拉起姑娘的手为她取暖。烟台的风,为何你总是这么多情。

蓝天、绿水、沙滩,这是温柔又多情的海。巨浪、黑云、残月,这是狂躁又愤怒的海。犹记得在一个冬日的夜晚,与好友在海边的情景。雪断断续续地下着,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,公交车艰难地行驶到了海边,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,路灯在积雪的地上投下了昏黄的温暖,我们一步步走向滨海广场。

前面是洁白的雪,厚厚的一层,干净得让人不忍践踏。小心翼翼地迈出一只脚,却又被脚下的光滑绊了一跤,似乎还能听见雪花在咯吱咯吱笑的声音。还未到海边,一个巨浪就拍在了岸上,那磅礴的气势几乎让我们不敢靠近。天上的云本是白色,可是在漆黑的夜空与漆黑的大海的映射下也变得漆黑如墨。我们像稚气未脱的孩子一般在雪上画着简单的图形,写着心中的话语,有一个巨浪袭来,风卷着星星点点的水珠砸到了我们身上,心中的郁结在这愤怒浪花轻柔的冲击下涤荡得干干净净。

张宗昌旧宅

曲京溪

去年七月底一天,连续多日的暴雨初歇,我们一行便出城,往西南行约20公里,来到了莱州一个平原小村祝家村。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,但在近代这里却出了一位名人张宗昌,使得这个村庄也扬名海内外。

张宗昌是奉系军阀头目之一。他1881年正月十五出生于掖县祝家村。曾任山东军务督办,山东省省长。他的旧宅虽然几次被毁,但现在仍有部分存留于村中。据村人介绍,张家原来的房产在祝家村西,占地约20多亩。我们站在村西头,看到一座完整的督军府门楼和5间南厢房,3间西厢房。其中过间门楼,台阶很高,气势不凡。推开漆黑的四开扇大门,拐过高高的照壁,放眼北望,两座高大的厅房均已拆掉,但房基与培基还存两米多高,残缺的三合土围墙部分还在。整个院子并不规整,还有一个小小的弧形。院内杂草齐腰,汉白玉大理石雕刻的石狮子做工精细,狮座雕有富贵图案和盆花形状,无不惟妙惟肖。但现在只能横卧在杂草间,很少有人问津了。

顺着院外西侧的一条长长的胡同,我们瞧见一条残存的土围墙遗址,长约180米。北头东西各有一座炮楼,高高矗立,虽经近百年的风蚀雨打,表面不再光滑,但用手摸去,还非常坚硬。从已经坍塌的围墙断垣



上,还能清晰地看出,围墙是由粘土、石灰和小石子搅拌,一层层夯实而成的。如今,这种三合土制成的圩子墙,就像张家曾经显赫一时的权势一样,早已成为了过眼烟云。

在村中,我们遇见了一位老汉,他满头白发,光着上身,坐着马扎,摇着芭蕉叶蒲扇,正在树下乘凉。一打听,老人已经82岁,是1948年入伍的一位老兵。听老人说,张宗昌是个抗日护掖的军阀。

据老人回忆,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,村里发动贫下中农去分张家剩下的土地、房产,由于祝家村里绝大多数

人家曾沾过老张家的光,故不忍心做出此举动。所以又发动了其他18个村的贫下中农来分割了张家的房产和家私,张家的住宅留给了祝家村,后改建为祝家村联中。张宗昌在家乡祝家村铺了一条石条路,今部分尚存。村东有一眼八角井,是张立碑题字重修的,碑的中央大书“古有泉”三字,碑的旁边题有小字:“日威上将军、山东督办兼直隶军政全权张宗昌提倡全村人民重修。”现在保存基本完好。

我又想起了张宅院墙边上的那个弧形。据说,张家的邻居是一位穷人,张家曾有意买下

这家的宅基,给的钱相当于用现大洋摆满了宅基地,再盖两处房子也绰绰有余。不知何故,这家人一直没有同意。张家只好作罢,把围墙垒成了弧形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老师曾多次将这个�故事,当做军阀欺压老百姓的证据讲给我们听,以此显示穷人的骨气。此时此地,我想,以张家当时的权势,如果得到这块房基,还用费那么多的钱财,那么大的周折吗?

在祝家村走了一圈,我感觉村里认识张宗昌的人,恐怕不会太多了。但村里不少人都能说出张宗昌的一些事,是书上不记载的那些事。

齐鲁晚报·今日烟台

家国天下 油墨留香

订阅《齐鲁晚报》有5种优惠套餐可选,仅限9月30日前!

- 140元订整年。
- 180元订整年,赠送1瓶泸州老窖古雅。
- 180元订整年,赠送12张烟台山泉桶装水水票。
- 180元订整年,赠送4包(60瓶)烟台山泉小瓶水。
- 180元订2015年《齐鲁晚报》,获赠2014年剩余时间全部报纸,越早下单越大优惠。

订阅电话: 6272328
(优惠政策仅限市内六区)

订报优惠 劲爆 来袭

